



日本精神与风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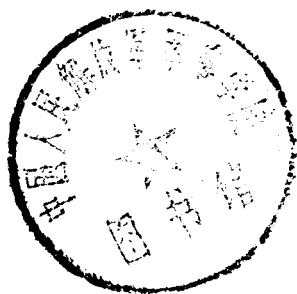
——
四十年见闻



日本精神与风习

——四十年见闻

[美]罗伯特·库里斯特发
程永华 武大伟 汪婉 毛娅平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精神与风习

——四十年见闻

〔美〕罗伯特·库里斯特发

程永华 武大伟 汪婉 毛娅平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11,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70册

统一书号：3091·547 定价：1.75元

中译者的话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而又极不平衡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了解和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对于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是我国的友好邻邦。生活在大约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列岛上的一亿一千多万日本人民，经过战后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成功地使自己的国家跨进了当代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在组织现代化生产和促进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方面，他们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

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认真研究日本成功的秘密，就连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也在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发展。因此，探讨日本成功的秘诀，剖析本国同日本之间的差距，便成了当今世界上最时髦的研究课题之一。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罗伯特·库里斯特发于一九八三年撰写的这部《日本精神与风习》就是在这股全球性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一部佳作。作者以他观察日本四十年的敏锐目光和大量直接采访的真实材料，颇有见解地论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别具一格地剖析了美国同日本之间的差距和斗争。

该书的英文原著及其日译本相继出版后，在美国和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中译本是根据非常熟悉美国情况并

翻译过《第三次浪潮》等多部英文论著的日本经济学家德山二郎的日译本译出的。我们希望这部著作能在帮助我国一切有阅读能力的读者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探讨日美两国的发展趋势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某些先进经验、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书是从日译本译出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中译本中一定有不少谬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日文版序言	1
第一编 日本民族之谜	5
第一章 奇妙的伙伴——日本与美国	5
第二章 日本人的七怪	26
第二编 日本人的教育方法	46
第三章 一切始于家庭	46
第四章 人生的预选赛——教育上的竞争	64
第五章 发展中的妇女革命	81
第六章 日本人的理想——私人住宅	99
第三编 日本人的社会行动准则	113
第七章 无阶级的大众社会	113
第八章 有自控装置的社会	127
第九章 对外国人的自卑感	137
第四编 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秘密	157
第十章 宣传媒介和信息社会	157
第十一章 派阀和官僚	175
第十二章 日本企业的奇迹	205
第十三章 父亲、母亲、机器人	236
第五编 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265
第十四章 未来的日本民族	265
日译者后记	297

日文版序言

综观日美关系，常使我联想起马克·吐温有关天气的一句名言，即“人人都在谈论，但人人都袖手旁观”。这句话也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契机之一。具体地说，虽然政治家和学者们不断强调日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但实际上，日美两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误解的迷雾中处理两国间的各种问题。

当这种由相互间的误解所产生的问题表面化时，人们总是把原因归结于日美双方缺乏充分的理解。但据我所见，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问题不仅在于美国人没有正确理解日本，而且还在于美国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美国及美国人对于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形象缺乏自知之明。

大多数日本人对于这种强调美国方面对日本缺乏理解的观点大概会立即表示赞同。但是，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同样问题，日本及日本人同样不能正确认识他们自己在美国国内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信息本身就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舆论工具是传播这些信息的一个方面。美国的舆论界向日本一般民众传播的经常是出自美国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工会领袖、和政治家之口的、无知的、有时甚至是近乎种族歧视的反日言论。而在另一方面，从上一代的卢斯·贝内迪科特到最近的埃德温·

赖肖尔、弗兰克·吉布尼、埃祖拉·鲍格尔，这些在美国拥有大量读者的名作家写了很多评论日本及日本人的著作，反映出他们对日本人的观察、同情，也包含着甚至是迎合的态度。这些书籍不断发行并被介绍到日本。

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是，上述两种极端的日本观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普遍认识都相距甚远。舆论界不断传播的极端的反日情绪在美国国内不过是少数人的意见。同样，赖肖尔、吉布尼、鲍格尔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亲日感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少数意见。他们的著作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一样，也没有正确地反映出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人士们的对日态度。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现代日本所抱有的感情，若以一言以蔽之，则是一种模糊的赞赏与怀疑的混合体，而这种感情往往是根据那些过时的信息形成的。

尽管如此，我丝毫不想批评上面提到的各位作者。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在于启发一般美国人不要原封不动地以他们的对日观去照镜子。镜子固然也有其本身的作用。正如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万斯所说，通过照镜子，可以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不犯大错误。

我希望我这本书能为日本读者起到这种镜子的作用。这种作用无论正确与否，它能够告诉人们别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说得更具体些，就是通过我的观察和分析，把大多数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理智的美国人现在对日本及日本人的看法归纳在这本书里，并详细分析这些美国人的认识在哪些方面是偏离日本实际情况的。

为了说明美国人对日本人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误解，在介绍日本社会的情况时不得不使用一些相当一般化的表达方式。对此，也许有一些日本读者会提出强烈的异议。但是

我希望持有异议的读者能够理解一个事实，即不论我的论述正确与否，这是一个外国人观察日本时所得到的印象。我对日本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加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花费了半生的精力。但是，我的基本观点和价值观毕竟是美国式的，在我心目中，日本就是我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国家。

我还想补充一点，尽管在日本人看来，自己的形象在美国这面镜子里是变形的、被歪曲的，但仍有必要看一看。就象美国人应该看一看自己在日本这面镜子中的形象一样。

为慎重起见，我要向读者说明，我的这本书并不是作为学术著作来写的。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部报告型作品，是我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学生，特别是作为一名专门报道日美双边关系的新闻工作者历时四十年的学习成果。

长期以来，许多著作、论文资料、新闻报道以及有关人士都为我研究日本提供了精神食粮，若一一例举，仅此便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但是，在此我不能不提及在我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给予巨大影响并提供帮助的几位先生及有关机构。在美国人当中，按我相识的先后顺序，有如下几位：

埃德温·O·赖肖尔教授。他曾担任过美国陆军日语工作人员培训班的校长，我最初在那里接受了日语教育。他使我懂得日本人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种族，而仅仅是与美国人不同的种族。

矢永千斗志（音译）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以清晰明了的语言向我介绍了极为复杂的日本历史。

巴纳德·克里舍先生。我在《新闻周刊》工作期间，曾同他共事十四年。他不仅帮助我以锐利的眼光分析日本，而且还为我动用了他在日本各界要人中令人吃惊的关系网。

还有许多日本朋友也对我完成这部著作给予了大力协

助，我将在本书正文中以各种形式提到他们的名字。对于另外一些人，为了避免给他们的工作或个人带来不便，我将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在此谨请谅解。

多年以来，一直给予我多方协助的还有一些机关和团体，诸如日本国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纽约的日本新闻中心、日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以及国际文化会馆等等。

最后，我还特别要向美利坚合众国驻日本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先生以及我在东京的代理人森武志先生表示感谢。他们在我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鼓舞，这对于我这个爱泄气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罗伯特·库里斯特发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

于康涅狄克州

第 一 编

日本民族之谜

第一章 奇妙的伙伴——日本与美国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小青铜雕像。这是一个匍匐着的动物，看上去象只猫，但它的头部方方正正，尾部成扇形展开，近似龙尾。三十五年来，我每天看着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小陈设，屡屡感到良心上受到一些谴责。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它，但实际上它并不属于我所有。

这个青铜像过去大概也和其它类似的雕像一样，是日本的大富翁或高级知识分子宅邸大门上的装饰品。它是我从一片瓦砾中拾来的。一九四五年九月，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东京变成了一片废墟，市内除了废砖烂瓦以外荡然无存。

“瓦砾成山”这个词可以说是一种很一般的形容，但在麦克阿瑟元帅于密苏里号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几天以后，我所看到的东京却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不管乘车走到哪里，视野所及之处全是瓦砾。在这一片荒芜的废墟上，过去曾居住着数百万人。偶而能看见一些被烧得变了形的保险柜孤伶伶地停立在废墟当中，它们令人联想起那些生死不明的商号老板在这块土地上长年累月忙忙碌碌地操持家业的情景。

眼前的这幅情景使人感到抑郁，也令人毛骨悚然。与我同车的麦克阿瑟元帅的参谋少将大概也感到了这一点。他突然转过脸来叫我：“克里斯托弗中尉”。他以乔治亚口音的缓慢语调对我说：“我们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同情日本人，但现在作为战胜国的一名军官，走在这凄凉的街道上，有时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日本人的可怜。”

为反击日军的进攻，美军曾在南太平洋的热带森林里与日军激战了两、三年。但连参加了这些战斗的人目睹一九四五年后半年的日本，也会发出和这位少将同样的感慨。唯有日本的古都——京都作为例外，受到盟军出于保护日本古代文化的特殊照顾而幸免于战祸，此外的大城市统统遭到美国的轰炸，化为一片焦土。

各城市建筑物中有百分之四十遭到破坏，在七千二百万日本全国人口当中大约有七十万人被美军炸死。而这只不过是日本因战争而死亡的一部分人而已。

战争结束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东京北郊偶然碰到过一次葬礼。送葬者不多，显得很凄凉。他们抱着一幅放大的死者照片。照片上的青年有一张胖乎乎的圆脸，透着几分稚气，又似乎有些困惑。他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生命的一百三十多万日本陆海军士兵中最后一批死者之一。

废墟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大国

战争以美军占领日本宣告结束。令人庆幸的是因此不会再出现战争牺牲者了。但是，日本人的苦难并没有结束。由于长期的战争，日本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得以幸存的工厂也因为缺少原料而被迫停产。凡是称得上燃料的东西全部脱销，为数很少的出租汽车也只能以木炭充当燃料。

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的办公大楼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迎来了战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时人们凑在火盆边上烤一烤火，就会认为这是天大的幸福。

更为可怕的是饥饿。粮库已被收罗一空。美军士兵们只要拿出几箱军粮或两条香烟，便可买到日本人的祖传家宝，甚至包括女人在内的一切。

我有一位朋友——现在是日本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当时曾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吃到粮食。他在日本人当中算是体格魁梧的，在日军进攻珍珠港时，他的体重将近九十公斤，但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体重已下降到不足五十公斤。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体力明显下降，并丧失了对病菌的抵抗力。但当时却没有任何救护病人的措施。

我曾驱车到离东京一百公里左右的乡间郊游，在那里碰到一位美国调查部队的大尉。他正在进行一项奇怪的调查。据他说，这个地方在不久前发生了霍乱，但地方当局既没有可向患者提供的药品，也没有能向患者家属和邻居提供任何预防疫苗。一个美国军官以非法手段“挪用”了美军医疗部队的疫苗，才终于控制住这场传染病的蔓延。而这位调查部队的大尉正是在调查这个“挪用”事件的人。

即使在战前，日本也比美国贫困得多，技术上也很落后。何况如今吃了败仗，整个国土已化为一片废墟。难怪来到日本的美军官兵们看了日本的实际情况后，都不可思议地说：“日本这帮家伙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对美国开战呢？”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过不止一次。那时的占领军的官员们都认为日本将来绝对不会再次对美国进行某种挑衅。一九四五年末，林泽伊·帕洛特曾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很难再次成为工业国。日本的未来大概将

恢复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国。”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美国对于日本未来的普遍看法。

我时常回想起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的情景。我相信，这对于了解建设现代日本的一亿一千八百万日本人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对我来说，正因为目睹了化为废墟的东京，才使我特别关心日本的变化和发展。

我于一九四六年退役，又重新成为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服兵役以前，我攻读的专科是英国文学，回来后，我决定改行攻读东方学。从那以后，日本就和我的生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再次访问日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第二次服役的时候。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我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日本，而且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杂志社特派记者的身分前往。所以，凡事都能受到特殊照顾。借用曾担任过国务卿的艾奇逊先生的话来说，我是现代日本取得成功的见证人。我亲眼看到，日本从一个前途暗淡渺茫的小国，令人难以置信地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堪与美利坚合众国比翼的西方世界的大国之一。

由于现代日本的形象过于光彩夺目，以至使我难以联想起一九四五年时物质、精神均处于崩溃状态的日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确实很难联系在一起。相反，没有看到过日本战后那种悲惨景象的人，又怎能充分理解日本人这些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呢？

实际上，即使在日本人当中，年轻一代恐怕也是无法理解的。年轻的日本人不理解是什么力量使自己的国家获得了如今的地位，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换成美国人，恐怕就是理所应当的了。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弱点。完全不了解日本及其取得的成就是很危险的。

但是，这种危险性并非来自于美国缺乏对日本学术性知识的了解。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众多的日本语言学者以及研究日本电影直至经济史等各方面的日本问题专家。但是，除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子外，这些专家们在建立日美关系方面并未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即使把带有专门性的意见提供给产业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人，也经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领导人根本不接受专家们的忠告，经常在完全不了解日本及其国民的情况下盲目行动。

在对日本持有误解的大部分美国人当中，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领导人。因为不了解日本与不了解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各国是根本不同的。象林登·约翰逊总统、吉米·卡特总统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他们都只能讲英语，而且对于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只具有极为肤浅的知识。尽管如此，却也能泰然处之。因为美国人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都能沟通。不论是德意志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还是尼日利亚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多少都和美国人有相近之处。所以，只要认真对待，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外交上，基本都能巧妙应付。

但是，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却异乎寻常。除了把一生都用于研究日本的少数人以外，美国人几乎完全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也有人出于浪漫心理，试图从研究业已消失的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日本，但就象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已经不是伊莉沙白王朝时代的英国那样，日本也已今非昔比了。由于我们甚至想象不出日本人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当然无法说明日本人的理论构成，也无法理解隐藏在他们行为背后的价值体系。

为此，当我们试图给日本人的行动以影响时，便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失败”不仅表现在人人皆知的两国间的经济摩擦上，还表现在文化、政治、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

——由于无知而招致的失败

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时，遭受挫折最大的，当然是那些不仅缺乏有关日本的知识，而且认为根本不需要这种知识的美国人。

不久前，我从一位多年担任美国某大新闻社驻东京代表的朋友那里得知，他们在日本曾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他的上司来到日本，计划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建立联合出版关系，但经过多次预备性谈判，仍然毫无结果。于是，美国总社的最高负责人准备亲自飞往东京，与日方总经理直接谈判。这种作法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我的那位朋友得知这个计划后立即建议取消这一行动。他向总社解释说，日本人在做出这类重大决定时，通常都要经过公司全体中层以上干部的研究和同意，否则，公司的最高负责人是绝不会自作主张的；这种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取消这一程序是会产生好的结果的。但是，美国总社根本无视这种由当地反应来的意见。总社的干部们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地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只要是出色的商人，都不会那样做。就这样，美国总社的巨头们来到了东京。日本的公司总经理给予他们以热情而隆重的接待，却婉拒了美方的建议，谈判未能取得成功，那些美国来的总社巨头们被搞得莫名其妙。

这类失败的例子在日美之间的谈判中屡见不鲜。其结果，不仅使公司赚不到钱，还经常引起相当严重的问题。几

年前，在一次有关日美关系的讨论会上，当时的财政部长布鲁门索尔曾以讥讽的语气谈起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布鲁门索尔曾多次建议福田首相改变日本的经济政策，但福田首相从未做过明确答复，只表示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并请他直接与日方主管这项工作的四名经济官僚讨论。布鲁门索尔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他对日本人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没有简单地断定这是一种推脱之词。但是，他也切身体会到日本政府那种通过协商由集体共同作出决定的过程是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人们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布鲁门索尔担任财政部长的卡特政权时期，美国几度想使日本改变经济政策，但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是从未接触过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文化的美国人犯了上述错误，还有情可原，但有些美国人虽然经常接触日本，却对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和心理状况一无所知，这就不能原谅了。若干年以前，一位美国国务院出身的外交官曾被派到日本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学习日本的政治情况方面是非常热心的。但是，这样一位大使也竟然对我说，如果日本取消进口限制，一定会成为美国出口电冰箱的大市场。这位大使虽然在日本居住了多年，但我想他可能从未看到过日本家庭的厨房。由于日本人的住房面积狭小，厨房里根本放不下美国标准的大电冰箱。

这个例子绝非偶然。几年以后，我曾和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讨论过美国汽车在日本销路不广的问题。我引用了底特律一家大企业的干部——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人——的话说，美国的汽车公司根本无视日本市场的存在。我向大使说明，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我还补充说，日本和英国一样，车辆都是左侧行驶，如果美国的汽车公司向日本出口右